

去工地的路上

李劫人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去工地的路上

李建成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80年·武汉

去工地的路上

李逸群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9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地方国营新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$1\frac{13}{16}$ 印张 · 34 000字

1960年8月第1版

196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30106·461

定 价：(8) 0.17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短篇小說七篇。這些作品描繪了我省工業建設蓬勃發展的沸騰場景，歌頌了建設者的英勇勞動和忘我精神。故事比較生動，人物形象也比較鮮明。

目 录

螺絲釘.....	1
放靴.....	14
运输队长.....	18
去工地的路上.....	25
除夕.....	29
师与徒.....	38
仓库管理员.....	46

螺絲釘

承制廠給五工段做的螺絲，因故不能按期交貨，供應科派我到工段去商量延期。這類差事我曾干過幾次，每次都碰得一鼻子灰。工地上到處都在跃进大跃进，要讓他們慢一點，多拖一點時間，怎麼能成？所以這次我就很不願意去。但現在不告訴他們，萬一到用的時候，真交不出貨來，反而更不好，這樣我還是去了。

俗話說“人熟好辦事”，我打定主意去找孟工長交涉。真想不到在這幾天里，工地竟又大大的變了樣。原來的竹柵圍牆往外擴展了許多公尺，按說工地應該更寬廣了，可是反而顯得更狹小，更擁擠了。到處是人、車輛、材料堆；原來空曠的地方，現在豎起了腳手架；原來是人行道的，現在圍上了鐵絲網，挖着縱橫的溝渠打地基；原來是平坦的汽車路的，現在當頭插上一塊牌子：“翻修馬路，禁止通行”，三、四台推土機在那里軋軋的亂吼，據說是要把土路改建成水泥路。

前幾天到五工段去的路還是筆直的，僅僅用了20分鐘的時間。誰知今天到處是“禁止通行”，我左轉右轉，簡直就象掉進了什麼“迷魂陣”，本來是很熟悉的路，竟然逼得我不得不走幾步就來一句：“同志，到五工段怎麼走？”好不容易走到了。一看表，走了一個半鐘頭！

孟工长和我是老朋友，平时见了面，我老爱跟他开玩笑。我一边推工地办公室的門，一边喊道：“孟老头，这工地可真变……”下边的話剛到了喉嚨眼上，我赶紧把它咽下去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房子里根本没有个孟老头，却只有一位陌生的姑娘在办公。

大約为我的魯莽行为扰乱了思路面生气，她严峻的說道：

“找誰！”

我連忙站定，陪着发憊的笑臉，毕恭毕敬的答道：

“我找孟工长。”

她把手里的笔杆一揮：“上工地去找吧！”然后就又低头填写那张什么表格，再不理我了。

我站在門边，一手还握着那扇开了的門的轉手，不知是馬上出去好，还是再問个清楚的好。經過了半天的慎重考虑，我終于提出了下面这个問題：

“工地太大，几天沒来，它变得我全不認識了。所以，請你具体点告訴我一下好不好？我有急事。”

“好，你等我把这張表填好，就指給你。”

她沒抬头，看来是太忙了。誰知道她填好這張表要多少时候，我怎能一直等下去？不得不又問：

“你先告訴我一下不好嗎？”

这次她盯了我一眼，但馬上低下头，手里的笔一直在不停的沙沙的响，嘴却象机关枪似的說道：

“哎呀，你这个人，讓你等一等就怎么啦？这么罗嗦！你光知道自己有急事，你可知道人家填的这是什么嗎？这是工程快报，快报就是不能慢的意思，懂不懂？慢一分它的数

字就不准确了。你愿等就等，不等就自己去找好了！”說完，还非常不滿的哼了一鼻子。

我真沒想到會碰上這麼個厲害的姑娘，心想走了吧，又怕找不到孟工長，誤了事；等着吧，實在覺得别扭。猶豫半天，覺得還是工作要緊，只好抱歉地說：

“真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。你寫吧，我願意等着。”

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，心神不安地望着牆上那一排鮮紅耀眼的獎旗，感到非常拘束。我過去可不是這樣的，這次難堪，是這個姑娘造成的，我有点不高興的打量着她。

她的外貌倒還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，扎着兩根極短極短的小辮；臉蛋是圓的，眼睛不大却是很亮，嘴唇紅潤潤的，時時緊緊的抿着。我發現每當她抿着嘴的時候，她的眼睛就眯成兩條細縫，視而不見的看着什麼。

有一次正當她抿嘴眯眼的時候，電話鈴突然響了。一來我覺得她正在考慮問題，大概無暇接電話；二來也不知怎麼我認為這可能是孟工長打來的，於是便站起來去接。不料我剛把耳機拿起來，她就從我手上抓過去，好像我的這個動作只是為了把耳機交給她。我很不自然的退到一邊。她聽了一會，便很响亮的說道：

“劉主任嗎？是的。沒問題，我的快報馬上就給您送去。是呀，我們的任務完成得很好，工程進度，可以說出乎你的意料那麼快。對！我馬上把快報送去，好！”嘩！電話挂上了。”

她回到桌邊在快報上添了幾筆，然後用吸墨器匆匆在上邊壓了兩下，又抿了抿嘴，然後滿意的使人覺察不到地笑

了一下，就急急的走出門去。

我看她的樣子，大概已經把我給忘了，連忙追上去。這時她才回頭問道：

“你是找誰？”

我說：“找孟工長，你是到他那兒去嗎？”

“不是，我可以指給你。”

“遠嗎？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說：

“走快點就不遠。”

我覺得這話回答得很有意思，這個奇怪的姑娘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試探着跟她說些閑話：

“過去好像沒見過你，剛調來的？”

“是的，你呢？”

她一邊說一邊快步走，我這麼長的腿都有點跟不上，可是我滿有興致的，不知不覺還帶點驕傲意味的回答她。

“我已經是這個工地的老主人了。你瞧，這裡原來是一大片荒草地，荒的呀，簡直連個鬼影子都沒有！到處是野兔，蛇。噫！那蛇才可怕呢，幾丈長，渾身一條條的青花紋，吐老長的信子，專找人！”

我一邊說，一邊偷眼觀察她是否吓得變了臉色。嘿，她在微微的笑呢，仿佛是瞧不起誰似的那樣笑。大概是瞧不起我吧，我把蛇說得那麼可怕，本來是要試試她的胆量，結果在她看來，我倒成了個胆小鬼了。我急忙把話題一轉，說道：

“可是，現在呢，到處是厂房，厂房，這些厂房都是我蓋起來的。多漂亮！怎麼樣？我們的工地，你還滿意吧？”

她繞过了一堆青砂堆，忽然被砂子里的两块紅磚絆了一下。她把那两块磚拿起来，一直带到一幢剛盖了半截的大樓銀前，把它归入紅磚堆里，这才回答我的話：

“不十分滿意，太乱！”

我不以为然的說道：

“不要眼光太高吧，对一个缺乏經驗的建設者來說，这已經很不錯了！”

她抿着嘴，看了我一眼道：

“如果这里的人都象你这么想，这工地还得更乱！”

多么厉害的一張嘴，我无話可說。我們默默的向前走。又繞过一段“禁止通行”的馬路，迎面橫过来一条很寬很深的地下管道。她走到沟边不走了，却回头四下里看，一边說：“这里应该有跳板”。我知道她是跳不过去了，忙說：“讓我来帮助你跳吧。”不料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她早已一跃而过。那跳跃的姿势，异常健美。我不禁又慚愧，又羡慕，十分欽佩的問訊道：

“你跳得真好，想必是个运动場上的健将？”

她对这句话，象是不感兴趣，半天，才說：

“你們男同志哪，剛一見面，就又說这个，又問那个，也不想想人家是否感到討厭。”

一句話把我說得渾身發燒，口頓時給封住了，眼睛慌慌張張，不知該看哪里，臉上頓時就冒了汗。大概我这副尷尬样兒，使她心里有些不忍吧，她搖着那两条短辮子笑了笑說：

“怎么？你說了那么多話，別人都沒什么；別人一句話，就受不得了嗎？好个英雄！快去找孟工長吧，他可能在那个

塔式起重机上。你从这条小路过去，我就打这边走走了。”

我巴不得早些离开她，道了谢，便飞也似的去了。

我走到起重机下，几个油泥的小伙子正在检修起重机，见了我，叫道：“大个子，你干啥来啦？”我说：“找孟工长，他不在你们这儿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他刚才还帮我们检修机器呢，刚走，可不知道他到哪去了。老头子这几天可忙坏了，你莫再去找他，有什么事去找咱们副工长吧，和老头子一样解决问题！”我问：“什么副工长，刚来的吗？”一个小伙道：“刚来的，可能干啦，解决问题又好又快！”另一个小伙道：“能干是能干，可是也够厉害的。你可要小心！”先说话的小伙指着说这话的小伙笑道：“对啦，他已经领教过了，前天挨了一通好整，就为一颗螺丝钉拧得不紧。”那被笑的小伙道：“我原来是不信服她能当我们的工长，想试试她的眼睛，不想她一下就看出来了。我又故意为难，说螺丝太大，只能拧成这样。想不到她拿起死扳手，咣咣就是几下，拧得梆紧，拧完了才把我一顿好整。可是，整是整，我心里可真佩服人家，粗活细活都能干，象个工长样子！”我高兴的說：“敢情又来了一位好工长，他在哪儿呢？”小伙說：“她也经常往外跑，这会子可能在办公室里吧。”这可怪了。我刚才从办公室来，哪里有什么副工长，难道是她？不，我可看不出她有什么地方象工长。我心里的工长都是长胡子，终日风尘仆仆，待人和气而不失长者的风度，象孟工长那样。她，不过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丫头而已。可是，虽这么想，我还是又回去了，也许是另一个人呢。

我离办公室的门还有几丈远，就听得里面有吵嚷的声音。推门进去，里面只有两个男人，那姑娘还没回来。我想副工长

一定就是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。不过，因为两位正吵得热闹，而且我又不認識，自然不便就問，只得站在一边等他們吵完。一边想：几天沒来工地，竟增加了这許多新人，而我的老熟人，却不知都鑽到哪儿去了。

“我們的进度快，我們就要先用。眼看就到月底了，我們完不成超額任务，你負責任？”一副粗哑的嗓門这样嚷道，那声音仿佛千吨輪船上的老汽笛似的。說話的人矮小而粗獷，摆着一副斗鷄的姿态，尽量把自己的声音提高，一边喊叫，一边踮脚尖，一边揮拳头。

“咱們冷靜点好好談嘛。問題是这样的，我們的工程比你們的重要得多，老兄。而且，你怎么光看見自己的进度比別人快，現在大家都在跃进嘛，我們比过去也快了許多倍哩。另外，我們的工作要細致，一点也不能馬虎，那能象你們那样，你應該想一想呀。”这却是一副非常漂亮的男中音，人样也很朴实，我想他一定从来沒生过气，只是这次实在因为那粗嗓門太不友好，才不由得激动起来。他那生气的样子，就象不会喝酒的人喝了两盅酒似的。

“什么！？”粗嗓門身子更往前扑，几乎要把男中音的鼻子咬下来：“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干的活粗糙嗎？咱們看看去，走！”他攔着就拉男中音的胳膊，那位赶紧躲过了。“你不要因为自己慢了，就找借口，怕慢就得动脑筋，想办法！”大概是因为叫得太厉害了，他喉咙一下哽住，咽了口唾沫，才又叫道：“你別老回头看过去，你們比过去快了，那不算啥，誰不比过去快？要跟現在比，你們是不是落到我們后边了？哼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不跟你吵，咱們等工长来了决定吧”。随着这

話，我立即改變了我對副工長的猜測。男中音繼續說道：“可是，問題是這樣的：我們能比昨天快，就能比今天更快！你們不過比我們早走了一步，還是不要自滿的好。”他說完這話，停頓了一下。

我以為一方現已讓步，這爭吵當然就算結束了，趕忙走上前去：“請問……”

剛說了兩個字，那粗嗓門就伸過一只胳膊來，把我攔住：“你等一等，”眼睛却一直瞪住男中音：“什麼自滿不自滿，我們就是比你們快，快得多……”

我想，如果都象這位老兄這樣，絲毫不讓步，那這場辯論就沒法結束；同時覺得自己一直袖手旁觀，似乎太不禮貌。於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想試着上前給他們調解一番，可是我仍然只說了兩個字，那粗嗓門劈頭又伸過一只手來：“你等一等！——就因為我們快，所以今天這螺絲，我們就非用不可！”

他這話是對男中音說的，倒把我驚出一頭冷汗！我不是為了告訴他們緩期供應螺絲而來的嗎？不料他們現在卻為了急用螺絲而爭吵了。天哪！好在他倆誰也不知道我就是供應科的，要知道了，誰敢說他兩人的火力目標不轉向我？看起來，我今天不但又要碰一鼻子灰，簡直要踩一臉灰了。我哪里還有心思和胆量再去調解糾紛，趕緊偷偷溜出了辦公室。

誰知我剛一出門，正巧遇上先前那個姑娘回來，走了個照面。她走得很急，嘴唇抿着，連看也沒看我，就進了辦公室。我站在門口，着實為難，想到為了不白跑這趟路，只得硬了頭皮跟她進去。

吵架的二位一見她，好象見了救命星似的，立刻停止了爭吵，一齐跑到她跟前。

粗嗓門揮着拳头搶先叫道：

“吳工長！”

這三个字又一次有力的糾正了我對工長的看法，不由得又把那姑娘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。說也奇怪，大約因為這次我是帶着一種尊敬的心理打量她吧，雖然她還是那般的眼睛，那般的嘴唇，那般的兩把極短極短的小辮子，配上那大開領的上衣和銀灰色的長褲，覺得她很象個工長，甚至認為工長就應該是這個樣子。

那粗嗓門踏着腳尖說道：

“我們小組的機器都快安裝完了，可是螺絲不夠用了，現在小倉庫里還有一些，可是他們非要用不可，不給我們，請你……”

不留神喘了一口氣，却就被男中音打了岔：

“吳工長，問題是這樣的，我們整個一套電動機只剩了一小部分沒安裝，而且螺絲也是我們作的預算，你看……”

粗嗓門打斷他的話道：

“難道我們沒有預算？供應科供不上，有什麼辦法！”

“那你應該去找供應科嘛，他們當然會給你解決的。”

“哼！提起供應科我就生氣，他們到底算……”

姑娘擺了一下手說：

“別多說了吧。”

這五个字比五劑靈丹妙藥還起作用：粗嗓門立刻關住了他的老汽笛；男中音心悅誠服的注視着女工長。

“我們上車開去吧。”她從身上掏出了個紅皮筆記本，抿着嘴唇，一邊翻本子，一邊往外走。

兩個辯論家跟在她身邊，我跟在他們後邊。一邊走，一邊心里七上八下的嘀咕，不知我這事該不該跟她談。談吧，這兩人在跟前，別說按原計劃推遲，他們絕不會答應，就是按原計劃不提前，他們也會不滿意呢，顯然達不到我來這裡的目的；不談吧，回去怎么交代呢？想來想去，決定等這兩個男人離開後，再單獨向她提出來。不過，老實說，我對商量螺絲延期交貨這件事，要達成協議，已經沒有半點信心了。

粗獷門忽然回過頭來，沖我笑了笑，黑紅色的臉上，擠滿了皺紋，說道：

“這位同志貴姓？在哪工作？找我們工長有啥事？”

不知道他怎么想兩提出這一連串問題，頓時把我問得張口結舌，不知該怎么回答，就支支吾吾說：

“這個，我嗎？嘿嘿，姓這個，在……這個，這個……”

我不敢說出是在供應科，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，就籠統地說：

“在公司里工作，沒什麼，一點小事。”

想不到這種支吾也沒能讓我混過去，兩人一听我在公司里工作，不約而同地轉向了，男中音很客气地問：

“您是哪科的？”

這使我未曾答言，已汗流滿面，急忙掏出手絹來擦汗。粗獷門大概等不及了，說：

“不管你是哪科的吧！”

我心里想：謝天謝地！你要真管，我可就跑不了當場出

丑了，不管就好。我把手絹裝進口袋，很感激地听粗犷門繼續說：

“勞駕回去給供应科这个信，說我們工地对它意見大啦，为什么材料不及时供应？你瞧这不是，为了他們螺絲備不上，惹得我們老朋友吵架！”

这时候我只有臉紅的份儿，說不得話；但又不愿放过机会，压着心慌，連接受帶解釋：

“对，是，我一定帶到。不过，供应科也有他們的难处：人少，事情多，赶不过来。工程又进展得这么快，到处都在提前，提前，因此……”

粗犷門听了我这种解釋，把对我友好的态度一变而为不滿，搶着說：

“因此就要工程慢一点，等他們的材料嗎？”

我連忙說：“当然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事实上，供应科也确实在想办法把他們的工作效率提得更高。”

粗犷門更加瞧不起我了，說：“提高提高，就是供不上料！”

男中音拉了粗犷門一把，給我解圍似的說：“得了，老兄，咱們吵架没什么，人家跟你初次見面，你干啥用这种态度对待人家？”又陪着笑对我說：“同志，問題是这样的……”

粗犷門大概覺悟到自己的态度不对，搶着給我道歉，他說：“哈，真对不起你呀，我把你当成供应科的人了！”

这是什么話？！难道供应科的人是受气包，活該挨罵？这一句話使得我再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了，我决定公开为供应科辯护。我低头凝思，想找几句有力的話来反駁，可是，就在这时候，粗犷門忽然大叫一声，打乱了我的思想：

“这就是我們的車間！”

“这就是我們的車間？”我一看，喏！多漂亮啊！在我的記憶里，前不久，這地方還是一個空闊而零亂的大厂房，窗玻璃沒有安裝，牆壁沒有粉刷，里面數十台鏟土機、壓路機，住在里面的民工們叫喊着，拥挤着。而現在，仅仅几天啊！寬大的長方窗玻璃裝起來了，多么大方，多么明亮，牆壁粉刷得雪白。進到里面，好家伙，爆竹般的鉚槍聲，隆隆震耳的金屬撞擊聲，人群的嘈雜聲，加上耀眼的電焊火光，一剎時竟使我耳聾眼花，懵頭轉向！半天，這才漸漸的看清。瞧！上面是巨大的鋼鐵架梁，縱橫交錯，油漆鮮紅，几百噸重的天車，穩實庄严地停在上面。電焊的火花四處迸射，發出爆竹般的响声。下面，溜平的洋灰地板上，整齊的排列着龐大的機器，有的被拆卸，有的正安裝，叮叮噹噹的亂响。靈巧的“小汽車吊”，吊着各種大小鋼鐵配件，在車間奔忙。各種各樣的金屬聲，匯聚起來，又向四面播散，強烈地攪動着空氣，象疾風，象暴雨！工人們在機器上或機器旁，匆忙地工作着，大聲地呼喊着，宏亮地吆喝着，爽朗地歡笑。我被這種強烈的气氛所感染，頓覺一股不可遏止的興奮，使我全身血液沸熱，胸懷也就變得開朗而廣闊了。這是一幅多么雄偉壯麗而又有一聲一色的動人場景啊！能夠在這樣一個偉大的、惊心动魄的、滿懷驚喜的鋼鐵基地工作，是多么幸福啊！

我正看得入神，忽然被一個堅硬的东西一撞，一個滿臉油汗、光着膀子的小伙子，搬着個標有俄文字母的箱子从我身旁走過，回頭對我瞪眼說：“別站這，你看不到这么多人走路嗎？”我連忙讓開，隨即想起自己不是來參觀的，再一看，固